

作者简介

丘峰，广东梅县人，作家。1941年生，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任职，嗣后又在上海《大墙内外》杂志社主持工作，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七届政协常委、特约监察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著作有：长篇小说《空降团的女翻译》（与彭瑞高合著、湖南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夏夜，上海滩》（哈尔滨出版社）及《在死神招手的时刻》（与刘云耕等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散文集《醉雀》（花城出版社）；理论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丘峰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及《文学探踪录》（学林出版社）；故事集有《古案探奇》，此外还选编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小说选》（学林出版社）。丘峰的中篇小说和散文曾多次获奖，受到好评。

张蜀君，1956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现为上海《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社编辑，著有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30余万字。

序　　言

陈鸣树

本书是丘峰、张蜀君伉俪继《文学探踪录》（学林出版社1990版）之后又一本文艺评论集。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界从思维的惰性和惯性中解放出来，佳作如林，异彩纷呈。相对来说，及时的谈言微中、深入腠理的批评少了点儿。批评的贫困会给繁荣的创作产生某些误导，诸如自作多情和自我放纵。

当然，我们也曾看到新的批评界有人从西方各种“新主义”那里借来不少新的话语，来装点自己滥情的批评。这种滥情批评往往循一己之私，图一时之快，难免不落入鲁迅先生曾屡屡告诫的“棒杀”或“骂杀”的陷阱。

我国古代大批评家刘勰在他破天荒的皇皇巨著《文心雕龙》中，将文学批评概括为“知音”两字，并且浩然叹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什么道理？刘勰认为批评的隔膜主要在于“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所以，作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最要紧的是与批评对象本身的契合。当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曾被许多非文学的因素所夹持而呈现异化时，批评家的使命首先应该回到文学

那里去。以文学的尺度回归文学的本性。文学既然与生活联系，也必然与生活中诸方面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发生关系。问题不在与将这一切统统排除，提炼出纯而又纯的文学来；问题正在于不能把其中某种因素即使像政治这样极端重要的因素作为唯一的参照系，使文学归化为政治讲义。要之，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本义实质上是文学批评对象或研究对象有层次的全面的本性的展开。

丘峰、张蜀君两位批评家深谙此道，对文艺批评有着神圣的向往，他们以古罗马著名批评家贺拉斯的格言——把创作比作“刀子”，文艺评论作“磨刀石”为己任。他们自觉地承担着“磨刀石”的任务。因此，当我们觉得这些“刀子”锋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磨刀石”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两位批评家的著作与他们批评和研究的作品的价值同在。

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雷诺·韦勒克在他杰出的代表作《近代文学批评史·导言》中说：“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正是在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作家所批评和研究对象由此产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从而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心灵史和精神现象学。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作者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也由于他们对文学事业所怀抱的良知，在本书《文学散步》中，作者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启发，认为要使文艺繁荣，只有除去“长官意志”，实行“艺术民主”，把这种手枪、棍棒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去。作者把此文作为开卷之作，从宏观角度为文艺的繁荣指明了方向。由于作者参加过《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样的传世之作的编辑，作者呼吁应该多做点《创造性的编辑工作》；《编辑的加减法》一

文，是深得心传的经验之谈，提出了编辑不但要“知文”，而且要“认人”，这样才可以使“文如其人”，由识得其人，而编好其文。在这一辑中，作者思绪缤纷，灵感勃发，即兴命笔，质文交加。

第二辑为《创作漫谈》，作者举重若轻，以潇洒纵逸之笔，写蕴藉含蓄之声，如《我与客家文学》，作者从自己的散文名篇《人牛》说开去，渲染了别梦长回故乡圆的情致，既是法朗士式的印象主义的批评，又是情致缠绵金声玉振的散文。不过这里“灵魂的冒险”并没有飞向太空，而是落在实地。

文艺批评或文艺研究的根本要点在于发现，我认为大致可分三方面，即：一，人的发现。即包括群众中的个体，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人的发现，也包括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发现。从高尔基开始，都说文学是人学。但这里所谓人学，主要是指描写意义上的，其实更应该从哲学意义上诠释，即文学应该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作者集中凡是对作品中人物的品藻，大都着眼于此。二，情的发现。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情感与形式》），法国现象派批评家杜夫海纳说：“艺术要达到真正的再现只有通过一条途径，亦即借助审美要素的魔力而传播感情。”（《审美经验现象学》）对此作者更是别有会心，在《情深而文明》一文中，对小说创作中感情描写的探讨独具深入的见解，如认为“感情是艺术的灵魂”。在《以情感人》一文中，抓住了文学的一个重要要素。集中对美的发现，更在在所是。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主张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的一致，正是在这一典范标准上，我们可以读到两位批评家不懈的企求。

书中第三辑《作品评论》，当为压卷之作。它的总命题是发

现：人的发现、情的发现、美的发现。人性的感悟成为作者与作家心心相印的共同追求，对智量《饥饿的山村》的评论中使读者读到了爱愤的沉思。两位批评家的笔触伸展到很宽广的领域，集中尚有若干现当代作家专题论文，作者既表现了这方面的积累，也表现了这方面先声夺人的卓见。

集中尚有论画之作多篇，表明作者深得此中三昧。

刘勰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文心雕龙·知音》）面对琳琅满目的评论对象，说明两位作者是“操千曲”、“观千剑”的专家，他们从“博观”中掌握了鉴别的规律，故能有感即发，有发必中。本书不但使读者了解了这时期的文学现象，也使作家有颇遇知音的知遇之感。使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漫步者的足音。

文学是心灵史。批评家在评论中，不但从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并从书页后面发现了人。同样，读者也从批评家的激扬文字中，看到了坦诚的心胸。因此，站在这本评论集背后的是那个呼啸而过的时代，作者以或咏叹，或沉吟，或默想、或玄思，或欣慰的笔墨，使他们的评论对象与历史同在，并作为中国文学又一步向前的见证。

1996年1月25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第一辑 文坛散步

手枪、棍棒及其他	(3)
“营养不良”的“时代症”	(6)
《老井》获奖的启示	(9)
“跳进去”与“跳出来”	(12)
激活都市热情	(14)
刀和磨刀石	(17)
多做点“创造性的编辑工作”	(19)
编辑的加减法	(21)
编辑也要下生活	(23)
重视名著的影印出版工作	(25)
出版商的误区	(27)
读书与发现	(29)
别忘了母亲	(32)
从张飞的心理战谈到创作	(34)
“要读世间这部活书”	(36)
话说路遥当矿工	(39)
路遥之死留下的遗憾	(42)
鲁迅的一件憾事	(44)
“苦茶”与“甜茶”	(47)

习字·绘画与作文	(50)
提倡“见血”的文艺批评	(55)
批评家迷失在哪里	(58)
“武松打猫”及其他	(60)
且说“看油画”	(64)
“没有知识是根本不能当作家的”	(68)
有感于茅盾的两个“未尝”	(71)
茅盾批评《地泉》引起的思索	(76)
“蒸笼里”写的书	(80)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评奖	(82)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84)
从《夕阳》到《子夜》	(85)
不要“制造抱屈的、不满的人”	(88)

第二辑 创作漫谈

我与客家文学	(93)
情深而文明	(96)
以情感人	(106)
“世界的镜子”与“一小片玻璃”	(109)
文学的思考与思考的文学	(114)
爱情描写的新公式	(121)
改革者形象刍议	(124)
“五千字也许比十万字更好”	(127)
且说小说的“底”	(130)
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塑造人物	(132)
发现：文艺批评的灵魂	(136)

“把自己的人物看作活生生的人”	(143)
要重视“短的艺术”	(149)
重视人物活动环境的描写	(152)
努力塑造多样化的新人形象	(157)
典型漫谈	(165)
一 奥勃洛摩夫的影子	(165)
二 是冬尼娅，不是留巴！	(168)
三 玛丝洛娃又黑又亮的眼睛	(171)
四 从孔明与周瑜斗智谈起	(174)
五 有感于重见“华威先生”	(177)
巴金与《家》	(181)
一 大哥与《春梦》	(181)
二 《激流》的诞生	(183)
三 最早评论《家》的文字	(184)
四 巴金谈《家》的主题	(186)
五 巴金对《家》的修改	(188)
六 “众里寻她千百度”	(190)

第三辑 作品评论

南国风情上笔端	
——读杨石诗集《东湖诗草》	(195)
美丽的流霞	
——读关振东诗集《流霞》	(197)
正气浩歌 激荡人间	
——读王曼、杨永的《怒海澎湃》	(199)

深邃幽远的人生启示录

——读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 (201)

比翼奋飞

——读卢建中的中篇小说 (203)

绚丽的北国风情画

——读郑九蝉中篇小说《淘金滩》 (205)

引人深思的人物形象

——评张抗抗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 (207)

泥土的芳香

——王润滋和他的创作 (210)

超越自己

——评叶文玲的短篇小说创作 (212)

“路在脚下”

——读叶文玲中篇小说《小溪九道弯》 (221)

一个颇具新意的母亲形象

——读韦君宜的《母与子》 (223)

十里秦淮花一枝

——读陆拂明的长篇小说《兰舟恋》 (225)

通俗小说的新收获

——读金振林长篇小说《蛇医游侠传》 (227)

题旨深远 别具风貌

——评陈建功的小说《飘逝的花头巾》 (229)

人性的感悟

——评智量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 (233)

散文创作的新拓展

——评《散文获奖作品二集》 (239)

- 彩色人生 故国情思
——读《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选》(241)
- 水墨如弦 扣之有声
——读张省的江南水乡画(243)
- 写胸中逸气
——读刘斯奋的文人画(245)
- 客家山村意趣浓
——谈罗昌明的彩墨画《客家山村》(246)
- 意蕴深刻 别具一格
——读冯骥才的中篇小说《神鞭》(247)
- 捕捉生活中的闪光
——读冯骥才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249)
- 品味人生
——读夏马的《南遨掠影》(251)
- 一本洋溢生命激情的书
——读戴木胜的散文集《望深圳 望香港》(255)
- 他们和她们
——上海青年作家作品印象(258)
- 转型期农民企业家的形象
——评朱崇山报告文学《明天的早晨》(277)
- 来自特区的报告：品尝与展望
——从朱崇山、李钟声等人的作品谈特区报告文学创作(282)
- 有这样一位女警官
——读王明丽的纪实文学《女警官金小林》(288)
- 女警官的梦
——读王明丽的纪实文学《女警官的梦》(290)

发自痛苦心灵的呼声	
——评刘云耕的纪实小说《怨书·恨书·情书》	(292)
浪子的心曲	
——谈孙义民的《他，走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294)
可喜的收获	
——读《来自白茅岭劳改农场的报告》	(296)
旋转人生：转型期的特区人生心态	
——评陈伯坚长篇小说《滨海城的公关小姐》	(308)
人缘与书缘	
——读弘征的《书缘》	(314)
微型小说研究的新拓展	
——读江曾培的《微型小说面面观》	(317)
乡情·亲情·世情	
——评张步真的《红墙内的桑梓情》和《故园行》	(320)
情真意切 笔下生辉	
——致赵丽宏、赵小凡父子	(327)
爱的甘泉	
——读赵丽宏散文集《爱之初》	(331)
“李晓现象”的社会意蕴	
——李晓小说创作论	(334)
漫谈郑芸的长篇小说《恐惧的情感》	(349)
愿小鹰展翅高翔	
——王小鹰和她的小说创作	(359)
客家文学：历史的沉淀与反思	
——致《我的故乡野猪坳故事》作者李西闽	(373)

血玫瑰：客家山村的奇葩	
——读廖红球小说集《血玫瑰》	(381)
读“诗怪”李金发写的小说《异国情调》	(385)
散文不散	
——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艺术特色	(387)
略论三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	(393)
独遣春温上笔端	
——戴胜德创作论之一	(408)
深圳河畔潮头涌	
——戴胜德创作论之二	(411)
沃土幽香	
——戴胜德创作论之三	(415)
蒲叶溪的情韵	
——古华小说论之一	(418)
古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系列	
——古华小说论之二	(434)
噩梦醒来是早晨	
——张贤亮长篇小说《烦恼就是智慧》解读之一	(445)
情感岩浆的喷发	
——张贤亮长篇小说《烦恼就是智慧》解读之二	(460)
《我看广东》的创新意识	
——谈程贤章的“专访”写作	(472)
对人生况味的整体性品尝	
——程贤章小说论之一	(475)
改革文学的新拓展	
——程贤章小说论之二	(478)

“把歌颂人民放在心中”	
——陈世旭作品论之一	(487)
知识分子灵魂的裸露	
——陈世旭作品论之二	(491)
陈世旭小说艺术论	
——陈世旭作品论之三	(502)
性格的力量：《女巫》解读	
——竹林小说创作论之一	(529)
现实主义的魅力：文学的回归释《女巫》	
——竹林小说创作论之二	(539)
《挚爱在人间》：竹林创作的新追求	
——竹林小说创作论之三	(544)
《挚爱在人间》：竹林创作的新意象	
——竹林小说创作论之四	(552)
后记	(557)

第一辑

文坛散步

手枪、棍棒及其他

手枪，是置敌于死命的家伙。这种杀人武器，也被高度文明的资产阶级用来“杀文”。何以见得？请读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吧，他给青年德意志派画了一幅维妙维肖的像：“他们认为自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只要什么地方出现一个新作家，他们就立刻把手枪对准他的胸口，要求他无条件屈服。每个人都想在文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神明。除了我，你就不应该有别的神！谁流露一点点异议，谁就会招致不共戴天的仇恨。”一副文坛霸主的尊容跃然纸上，描绘得何等好啊！

即使没有读过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人，只要看一看以上的文字，也会觉得对相距百年，异国他乡的青年德意志派的手枪感到十分熟悉，——这种洋记手枪早传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手里了，而且不少作者也已领略过这“鸟口家伙”的滋味……

只不过手枪这家伙毕竟凶狠而显眼，偶而用之倒也无妨，老握着手枪跟别人说话，实在太不雅观。于是到了林彪、“四人帮”手里，便口中念念有词，来个改造制作，把手枪变为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读者千万别以为棍棒比手枪仁慈些，其实远比手枪厉害。手枪只要“鸟口”一开，叫人还不觉得痛苦就立刻殒命；

棍棒则不然，打起人来一棍一棒的，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欲死不能，想活不成，戕害肉体，摧残精神，岂不令人心寒？

今天，“想在文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神明”的林彪、“四人帮”，已经到了他们应该到的去处，他们的手枪、棍棒也随之而去。但是，事情是复杂的，人们总觉得手枪、棍棒的影子不是稀客，还时不时在人们的眼帘前晃动。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自从《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发表以来，文艺界产生了一批揭露极左路线的文艺作品，如《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锁》等，这样就很招来一些看不惯的君子的斥责，什么“伤痕文学”，什么“暴露社会主义黑暗”等等，并且危言耸听地说：“现在有许多剧本和其它作品，多是写爱情、伤痕一类。这样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是也被否定了吗？”还有人指责这类作品是“缺德”，有人甚至要对某种理论问题的讨论诉诸法律。好家伙，又迫不及待地搬出“乌口家伙”来跟作者“谈心里话”了！

“长官意志”是文艺创作的桎梏，有些领导不懂得艺术创作规律，又十分热衷于对文艺工作者发指示，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不管作家熟悉不熟悉某种生活，限任务，定题材，写中心，赶浪潮，结果是粗制滥造，写出的东西无人问津。为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限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这种“长官意志”会把文艺引向死胡同，只有实行艺术民主，文艺界的思想才能真正解放，才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文艺创作才能繁荣起来。但是，这又触到了某些君子的痛处，他们一听到反对“长官意志”，还提倡什么“艺术民主”，马上跳将起来：你们“讲得过火了，